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道聽途說 原序

吾從兄葦漁先生，吾家之千里駒也。步時負雋才，有不可一世之概。既壯，喜遠遊，游輒十年不得歸。既歸，又樂寄情於山水間。箬笠芒鞋，與村農野老隔隴相問答，刺刺不休。雖樵夫笑之，勿顧也。餘嘗請其說，則曰：「吾將藉是以有成耳。」歲癸酉，葦漁之子春舫，鳴鐸淝上。適餘去全椒，來六安，相距僅一日程。春舫乃以其先人之《道聽途說》一書，都為十二卷，問序於餘。餘讀書而歎曰：「嗟乎！是即葦漁之所謂「有成」者乎？向使葦漁足跡不出閭里，耳無聞，目無見，不過寒燈老口，消磨其閒情逸志而已，又奚能有此喜笑怒罵、筆挾風霜，如太史公之善道俗情，驅議論於敘述之間，俯仰低昂，令千載下奕奕如見其為人？」

餘老矣，計葦漁先餘歿者且二十年。而吾鄉之淪於賊、燼於賊、殲於賊，辛苦萬狀，葦漁皆等諸夏蟲之不知冰，故書中亦無道及當時情事者。論者謂葦漁長於詩，有《籜月山房詩抄》，是書特其偶寄焉耳。否則，以葦漁之多才，激宕發越，何者不可以凌轢顏、謝，鞭笞庚、徐？是說也，足以盡葦漁矣！

惜葦漁歿之明年，得選盱眙司訓。盱眙者，湖上縣也，面湖為城，人居疊嶂間，天然圖畫。學宮居山之半，有杏花岩、玻璃泉，米老題為「淮南第一」。數百年來，已摩崖無題名處。向使葦漁不死，擁皋比，山色湖光，呼吸萬頃，亦足以慰其登山游水素志矣！顧墓草已宿，而始被榮名也，悲夫！

讀既竟，自笑未能作才語相對。爰就枕上歷訴生平，忽忽如一場春夢。挑燈搦管，次於版郵，歸春舫。春舫乃阿咸中之最錚錚者，能讀父書，或即以是為序也夫。